



王府井边的岁月

王府井地区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读书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附近，北京孩子的人生路，仿佛再长也绕不出皇城的荫庇。

王府井当然有井。那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井，现在煞有介事地盖着精致的铜盖，算是地标，也算是文物。我年轻那时不太关注这口井，集中了书店、影院和剧场的大街南端才是我迷恋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机关工作之后，科室里都是年龄相仿且未婚的伙伴。有杜姓者，虽也同龄，但为人笃实厚道，所以人称老杜。老杜每天晨起的第一件工作，是到王府井新华书店选购新书，为科里的阅览室增补内容。那时禁忌刚解，文化之风渐劲，老杜便也常常为我们个人代购些刚刚出版的书籍。再后来，顺王府井南口往东，他也会去帮大家买电影或话剧的票子。

踏着老杜的足迹，从书店出来，走到王府井南口，折向东去，沿长安街路北的这一线前行，穿过零乱而热闹的服装摊，有儿童影院和中国青年

话剧院的剧场。曾经很奇怪，为什么由此处向北，有平行的东单二条和东单三条两条胡同，却没有头条呢？后来才知道，头条在长安街扩宽时被拆除了。更准确说是拆除了半条，原东单头条的北侧，便堂而皇之地成了十里长街的北侧，成了新中国建设的一种见证，也成了我们这辈人的文化启蒙地之一。

书店为我所熟识，既是因为喜爱阅读，也是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曾经打着“学工”的旗号在那儿卖过书。影院为我所熟识，是因为在那儿看过许多新电影，《小花》里的电声伴奏，当时刷新了我们的耳朵，也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剧场当然也为我所熟识，看过的话剧记不清了，却莫名其妙地记住了个演员叫赵肖男。现在，这位艺术家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新的国家话剧院剧场，却在原址建起的东方广场里继续着艺术的不朽生命。

曾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顾威先生聊天。老先生半玩笑半炫耀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东城

区。东城生，东城长，在中戏读书，在人艺上班。想想我自己，虽难望先生项背，却也算是东城的老住户了。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灯市口的北京人艺剧场，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一个无知孩子跑过的台阶门槛，大概有无数的大师踏过，也真的是荣幸之至。

搬进东单三条的时候，还是混乱的年代。除了在书店卖书，似乎就没有什么与文化相关的经历了。

这条胡同里最著名的所在，应该算是当中路北的协和医学院了。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楼阁和大门，在当时却引不起我们这些孩子的兴趣。这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院墙里的狗舍，尽管没有进去看过，但夜静独自路过时的声声犬吠，却往往让我们毛骨悚然。二是每当秋季来临，医学院门前的宽阔处便成了卖冬储白菜和红薯的场地。这时的喧嚣热闹，不亚于今天歌星演唱会门前的狂热。只是鲜凌凌的白菜味道，大概与文化无涉，却与我们的生计息息相关，让神圣而庄重的医学殿堂，也瞬间

接了地气。

现在在东单三条的西口，一侧是书店，一侧是工艺品大厦，好像在印证着这个说法。可惜在建东方广场的时候，承载着我们童年记忆的东单二条、三条等等都被拆除。特别是三条，和当年的头条一样，如今只剩了北半边的房舍，灰头土脸地和雄伟的东方广场对峙着。倒是再也不用半夜行走时被狗狗的突然吠叫吓到了，因为医学院门前已永远是车水马龙的喧哗。

有一天我磕磕绊绊地从东单三条西口一直步行到了东口，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飞驶而过的各种汽车。我好像不是在寻找过去，只是寻找我的心情。履痕处处，处处有我们的记忆吧。想来成长在北京的孩子，到什么时候生命中也有着北京的深深印迹，哪怕只是一种爱好而已。

想着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儿孙辈，是会将现在的东方广场视为他们的童年记忆的，那记忆的美好，或与我们今天毫无二致。

摘自《人民日报》



老年人若要安享晚年，离不开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养老服务处于一流水准的大概有几大地区（国家），即北美、西欧、北欧和日本。不论从文化传统、价值理念，还是社会现状等观之，日本的一些养老服务经验都足堪我们借鉴。

首先是敬畏，即敬畏自然，尊重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日本的养老服务尊重自然规律，并不非常看重花费大量精力去治愈乃至明显改善老年人所伴有的各种身心功能障碍或者慢性疾患。而难能可贵的是，老年人本人及其家属大都也对此予

以理解，他们往往能够接受“顺其自然”的养老服务方针，并不渴求绝对的健康、长寿。在这一价值判断下，日本的养老服务所重视的是维持并延缓老年人生命的自然趋势，老年人的身心功能乃至生命处于什么阶段就提供对应这一阶段特点的养老服务，确保老人晚年生活的质量。

其次是“爱人”，即以人为本，尽可能体现个性化和个体差异。我们都知道，养老服务的工作强度是比较繁重枯燥的。饶是如此，近年来日本的养老服务却愈加尊重护理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只要是人

■人间万象

日本养老服务温暖老人心

力、设备条件允许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尽量按照老人个人希望的方式、时间等为其提供餐饮（喂饭）、沐浴、外出散步等养老服务；具体而言如下午两点吃午餐，清晨或深夜沐浴，雨雪天气外出散步等。

再次是质量，即较之生命的长度或身体健康的程度，更重视老人余命的质量。一般而言，我们的护理机构往往会与老人一起花费较多精力、金钱在求医问药上。如确有较大治愈可能，花费上述精力、金钱是值得的。但很多老年人所患有或伴有的都是不可治愈或治疗过程或对老人健康损耗过大的退行性病患及身心功能障碍，勉强治疗，不仅会使老人反复遭受痛苦，也会使老人在仅余不多的时间里难言生活质量。与其如此，在保守治疗的前提下，尽量使老人过得愉快、满足，

甚至帮助老人圆美梦、偿夙愿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适当允许老人带着障碍、疾患抽烟、喝酒，去长途旅行，寻觅想见之人等。

最后是温度，即以“人对人”的护理为主，而不是过度吹捧、倚重高科技、新技术和互联网。日本却始终坚持提供有温度的养老服务，他们并未盲目采用所谓互联网+、人工智能、仿生机器人及其他新型机器、设备，而是以护理人员对老人提供所谓人对人的护理服务为核心。他们认为，惟其如此，养老服务才是有温度的。事实上，就拿沐浴服务而言，尽管日本近三十年前就有了全自动机械洗浴槽，但经调查表明，比起冰冷的机器，大部分老人更喜欢有护理人员全程介入的沐浴服务，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摘自《新民晚报》